虚无4 {% Q; O% e' l' e  
  
疼痛  
  
束缚  
  L4 V; E6 `, @) a6 v7 X! L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现在终于被人唤醒。  
  
长时间的睡眠导致了强烈的眩晕感，我花了好久才慢慢适应，无意识的哼哼一声，才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类似棺材的盒子里面，尝试去活动身体，该死的，我甚至连简单的抬起手指都做不到。  
  
隔着透明的玻璃罩，能看到小妈无比担忧的面孔，可是当威廉那张脸露出来的时候，我怒不可遏，可惜现在的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恶狠狠的瞪着他。" c2 Q\* a9 v; c  V% S! b. Z/ r  
" w+ g\* e1 P0 L% \  
玻璃罩是隔音的，看小妈的表情，似乎和威廉起了及其严重的争执，我能明显的看到威廉唯唯诺诺的表情，看他如此，我心中不禁暗爽。可是事情似乎朝着不妙的方向在发展，小妈指责过后，威廉回了几句，而后小妈面色一沉，显然就是在指着鼻子骂了。  
  
「怎么回事？出什么状况了嘛？小妈为什么要骂人？肯定是我这里出了什么毛病了吧？」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我深感不妙。  
  
又过来几个人左右架住了他，威廉急切的解释着，可惜小妈哪里能听他的解释，只看威廉被强迫着在机器上操作起来，随着机器的震动，我昏昏欲睡。! X# @- @+ i: q6 B8 D8 g  
: ^: ~" b: `9 X/ Z5 O  
再次昏迷之前，小妈对我说了一句什么，看口型好像是在安慰我，可惜我在回应她之前就再次昏睡过去。  
  
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是一个上午，我被妥善的安排在了一个柔软的大床上，小妈趴在床边，想来是一宿没睡。我软软的探出手，轻柔的抚摸她泛白的头发。  
% q+ i; l# G3 y7 z) a  
小妈是如此的敏感，轻微的响动就惊醒了她，一睁眼就直接上身死死的抱住了我，好像一松手就会失去我似的。嘴里更是呢喃不断：「立立不怕，立立不怕，妈妈在这里，妈妈在这里，你没事实在是太好了。」如是不断的重复着，不一会耳畔就传来了令人心碎的呜咽。\* V, j) h- N& E( D& f" v: f  
  
「小妈，你怎么哭了？」我实在是过于虚弱，只能低低的提醒。+ B: C3 ~' o0 I\* R' E" r$ F/ k  
  
「哦，立立，你没事了，小妈高兴。」陈美霞会意，终于把我松开，脸上含泪，一手牵着我的右手，一手温柔的抚摸着我的脸颊：「立立，妈妈好想你。」. Q# X+ @7 Z6 e& l% a1 e" L  
" {, h/ s0 t' \_9 P$ y  
「咚咚咚。」不合时宜的敲门声传来，陈美霞却没有去开门，好似没有听到一般，继续痴痴的望着我。+ K; x% ~- C- q7 J  
2 C4 C: `# G  X% P6 f$ n: S  
说实话我实在不太习惯被人这么长时间看着，出言提醒道：「小妈，有人敲门，我去开门。」9 I: O: a. n\* W  
  D% B2 `4 }( G( r  Z2 j4 [) X  
「唉，你好好躺着，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陈美霞按住了作势要起身的我，温柔且坚定的命令道：「乖，躺好，这些事情妈妈来处理。」% Y: I# S' R! v& F: O, p' y7 o  
\* A8 N6 Z: @9 M6 ^$ i) T# E  
说完便帮我打开电视，并且没有忘记把遥控器交给我，然后才过去应门，关门之前用眼神命令我在床上乖乖的躺着，我则报以一个乖巧的回应，她和门外那人低声说了几句，我隐约听到了什么玉牌，林老，金陵之类的，陈美霞探头进来：「立立，你看会电视，妈妈有急事出去一下，马上回来，记得，不要做傻事。」  
$ u, c8 c8 A. Y3 s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陈美霞勉强挤出一个笑脸，接着和门外人急匆匆的去了，我能听到，脚步声很急，几乎是跑步的频率。! N! Y, o9 V, W& h: k  
  
小妈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暖气很足，电视里正在播报早间新闻，看来现在也不过七点左右。窗外阳光不错，只可惜树上光秃秃的，不对，树上怎么光秃秃的？我分明记得出事之前还是夏末，断不至于树上一点绿叶都没有，而且这里和我印象里南方的阔叶植物并不相同，狐疑的转向电视，这才发觉，原来我再次来到了上京，这个我曾经戴过四年的城市，想来也是，既然小妈出现了，我出现在上京也不是不能理解。4 M: o: ]( x& p# g  
  
「下面请看早间新闻，上京社报，近日，在公安部禁毒局，金陵公安厅统一指挥下，金陵公安厅禁毒支队联合刑警支队以及其他各部门联合行动，成功破获“2.14”特大贩运毒品案。金陵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在掌握了犯罪分子贩毒制毒的坚实证据之后，以雷霆手段果断出击，打掉一个波及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全链条吸毒贩毒团伙，抓获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28人，坚决的护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z$ ?5 f( n' Q' I5 l4 ?  
  
「金陵？贩毒？这个图像怎么这么熟悉？我操，这不宋家那老爷子么？」即便新闻画面经过了处理，可是我还是从没打码的部分敏锐的发现了端倪，那个所谓的放置证物的房间可不就是那时候宋老爷子的书房么？无论是墙上的壁画，还是地上的摆件都和记忆里一模一样，更不要说宋文冕那个独特的造型了。  
$ T. I. H7 t) T/ r' F  
「我操，孕妇都抓，还有没有人性了？这个莫不是宋晓雯？」看着画面里一群人站成一排，中间更有一个孕妇无比柔弱的托着大肚子，我不禁义愤填膺：「宋家人隐藏的这么深？我觉得他们家不像是能做出贩毒制毒这种事情的人啊。」/ c3 I' x. k7 [! w8 W1 W  
  
「这个事情竟然江伯也在场？不对啊，宋家那个谁，谭伯伟呢？他不是刑警队的么？就算阴暗一点，他怎么着也该给家里透露点消息，至少，也要把自己怀孕的老婆保住吧？」我只觉的这件事情里透露着蹊跷，可是事实证据都摆在面前，又由不得我不信。  
8 s8 ~" Y2 u% }+ I  
「人各有命，幸好之前没有和他家有太多的来往，不过我现在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管不了这么多的。」心中纵有不忍，也没有丝毫办法，拿起遥控器准备换台，就在按下按钮的时候，我忽而发觉有哪里不对，可是要说又说不上来，无聊的换了几个频道，大早上的，并没有什么精彩的电视节目，兜兜转转，最后又调回了新闻频道。& p0 y% w7 U6 J. e- z' K" \_  
  
刚刚的毒品报道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经典的国外水生火热部分，我此时以恢复了一些力气，精神头也不似刚醒来时那般浑浑噩噩，便有一搭没一搭的把玩着遥控器。也就在这时，我发觉了不对劲的原因。  
5 m2 ^4 t, Y4 \_  
我的皮肤什么时候变的这么细嫩了？还有我的手腕上有一道小小的胎记，可是现在胎记消失了，还有指甲，我的指甲是什么时候变的这么秀气的？我的身上发生了什么？8 e. n& f  g1 a+ Q' q  
) M2 O- z( d\* s' z' C) p$ x4 w  ]  
总不能说睡了一个长觉，身体就发生了这么多变化了吧？  
0 c# E' `3 U# P9 w- ?  
这完全解释不通。$ }9 |" e3 W2 O! c, P- a, v  
  
发觉了这些异样，连带着小妈威廉的出现，我猛然想到一个可能性，发疯似的摸向下身，如果威廉被小妈控制了，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我把鸡儿解放的诉求可能并没有实现，甚至那个可恶的威廉或许还在我的身上做了其他我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 a1 v/ ?/ X) B' N6 s  
即便身体由于长时间的休眠，神经反应似乎依然迟钝，不过触感是骗不了人的，那里，什么都没有，下身依然一片平坦，本该被释放出来的鸡儿并没有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位置。我发疯似的揭开被子，扯下病号服，我被眼前的景象吓的呆了。, a# `. ^% L; @- r) R" [  
2 j" p6 V' u# g/ k& r! @# k  
为了看的更清楚些，我强忍着虚弱的肌肉，一步步的挪到了卫生间，那里应该有镜子的，我只要要知道威廉到底在我的身上做了什么，此时在沪埠昏迷前威廉的话也被记起：「那么就把你变成丽安娜。」2 z3 B\* x+ t" ^' h0 j# Y  
! R8 D' H) n4 D3 B' j+ u  
我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  
  
镜子里，我的身体完全变了样，脸还是自己的那张脸，只不过现在变的圆润了许多，脸颊像发面馒头一样多了许多皮下脂肪，男性的棱角也变的不再突出，甚至我能从自己的脸上看到几分独属于女性的秀气。$ t( E\* \_! P: X. \  
. Z& f& [4 K6 F" ~8 E) U$ w  
最明显的就是肤色的变化，在脖子上有一道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上面是我自己的肤色，微微泛白，以下的部分嫩白无比，段不是用长时间不见阳光后唔白的来解释的了的。脖子上下的色差是如此明显，很显然，这时威廉做的手脚。  
8 L9 [& l. N% U  
平躺时胸部自然的摊开还不觉有多大，此时撑着盥洗台，上身侧倾，胸前的宏伟完全显露了出来，乳肉柔软且坚挺，足有C杯大小，看着乳肉上嫣红的樱桃，我不禁又回想起在姑苏妮妮处的痛苦回忆，这两粒樱桃，应该还是原装的，因为她们连大小都未曾变化。  
, l0 \# z6 F1 P; \_\* |  
我曾幻想过变成女人，也曾因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现在这样一对如假包换的乳房出现在自己的胸前，却让我如此惶恐。胯下就不必说了，不过我已经失去了鸡儿足够久，并没有多少感觉，简单的拉上裤子，继续唉声叹气。  
  
我现在就像一个丑陋的嫁接物品，男人的头嫁接在了女人的躯壳上。脖子以下的躯体变化是如此之大，脖子上的色差又是如此明显，我甚至猜测威廉是不是真的把我的脑袋嫁接到了一个女人的躯体上。  
  
我剧烈的呼吸着，脑子里一片空白，痴痴呆呆的在盥洗台边上站了许久，身体上的变化击碎了我，与其说是惶恐，倒不如说是现实吓到了，对于这样的情况该用什么样的情绪来面对。小妈肯定知道我的情况，可我该如何去面对父亲，同学，朋友，同事？  
- e$ N$ W, m  U& J" {6 L  
陈美霞回来了，她看到床上没人，卫生间门又开着，她立刻猜到了一切，悄悄的走到我的背后，生怕惊吓到我，就在门外静静的站着，站着站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听到背后压抑的呜咽，我呆呆的回头，看到是小妈，她现在是我最亲密的人了，一直绷紧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宣泄口，我退后两步，抱住了她。  
  
「不怕，立立，立立，没事的，不要怕，妈妈会帮你解决一切，无论是谁，我都要让他付出代价。」陈美霞眼神越发狠辣。- H' m& K. I( v  y+ u  [/ y) `  
8 a! c0 ~; c' E& @5 u2 w/ q+ L  
接着，两人哭做一团。  
% J& C- c) s9 {8 r8 i  
得益于小妈的贴心照顾，我恢复的很快，很快，我就能自由的在房间里行走，基本的生活已经不成问题，只不过力量一直没能恢复，有一次想给饮水机换水，可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五公斤的水桶愣是没能抬起来，这让我很是沮丧。\* E3 m, s% q- b. g' p( ]  
: [5 Y\* \_' Y) ?" V" Q) ~4 X! V3 S  
其实我潜意识里都知道，这是威廉使的手段，他已经成功的把我的躯壳变成了一个女人，只不过我不愿意承认罢了。  
' p: U\* O% p, q6 C# z  
我也曾问过小妈关于威廉的情况，只不过她总是含糊其词，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小妈告诉我，我现在在上京郊区的一处专门为老干部准备的疗养院里，不需要担心安全问题，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竟然是在凤凰山左近，我就说为什么从窗户里看到的那座山那么熟悉。  
4 H\* I2 @/ d! H$ h, q! a+ ?: @  
在我的要求之下，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再次登上了凤凰山，故地重游，让我感慨万分。不过这里竟然一个游客都没有，我百般不解，小妈笑着解释：「立立，你现在的安全等级是最高，为此关闭一个景区是符合规定的。」  
  
「小妈，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撞过邪。诺，就在前面，那个石质的破房子里。」我绘声绘色的给小妈讲着当年的故事，陈美霞安安静静的听着，她是天下间最好的聆听者了，没有打断，而是顺着我的话头问出一些简单的问题，好让我的故事讲的再详细一些。  
. y- b& P' F) V8 V: h/ Y7 t  
直到，我说道：「小妈，你肯定不会相信，我醒过来之后手里捏着个什么。」我带着骄傲的神情瞧着她，此时一阵凉风吹过，我不由得裹紧了身上的大衣。  
1 l2 W1 k/ N\* `3 t( t  
「妈妈不知道啊，是什么？立立，你就会哄妈妈开心。」陈美霞依旧笑吟吟的，装作好奇宝宝的模样问着，可是陡然间神色一变，眉头紧皱，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是不过我裹衣服的那么一会她就恢复了正常，继续笑着说：「不，立立，你先别说，让妈妈猜一猜。」  
/ f4 P" v. W) A  
「好啊，小妈你猜。嘿嘿，我保证你猜不到。」我得意的笑着，暗想，再怎么猜，你绝对猜不到，有谁会相信撞了邪能拿到一块玉牌的呢。5 I" y9 \_. J) Y, v) M  
1 n/ n1 P. ~2 C\* y  
「石头？不是，砖头？不是，总不能是一块玉佩吧。」陈美霞假装猜了几样，最后看着我惊愕的表情说道：「不能吧，真的是玉佩？」  
  
「那总不能是这一块吧？」陈美霞挣扎许久，还是从口袋里取出了撒克逊人交过来的那块玉牌。  
5 G. j7 U2 ]\* p4 c  
「小妈你就会唬弄人，原来你早就知道了，还在这里哄我开心。」我无比惊喜，接过她递过来的玉牌，接着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小妈，谢谢你。你是天下间最好的妈妈。」  
  
「立立。」陈美霞瞬间泣不成声：「你这是第一次叫我妈妈，而不是小妈，妈妈很高兴，真的，妈妈非常高兴。」  
  
又在山上散了会步，临到中午的时候一辆看似普通的轿车直接开上了山，司机远远的唤道：「陈局。」) `' z/ |) ~5 C" \_\* O" s  
  
「立立，中午了，我们回去吧，大冬天的，山上也挺冷的。」陈美霞询问着我的意见。  
\* ?8 {8 @, r. Y% q  
我应了一声，带头走向了那辆轿车。车上，小妈丝毫没有顾虑我这个外人在，和司机吩咐道：「小杜，安排栖梧来一趟，这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Z: a/ L& ^/ A- r) S' f& j% t% N  
  
「知道了。」司机头也不回，摆了一个自认为酷酷的手势。  
  
我本以为在小妈的协调下，我的生活会慢慢变好，可惜事与愿违，在我们回到调理的房间之后，一切反而变的更糟了。: t) q3 k4 D9 r' q" O" e# N  
  
来的是一个熟人，我曾在金陵见过的江斌国，他穿着一身休闲装，第一眼我甚至没有认出他来。反倒他是个自来熟，一眼就认出了我，和陈美霞打过招呼之余还不忘带上我：「哦，小立啊，你在这里的话我就安心了。」7 I, J5 W6 e; N1 o\* k( g  
  
「江伯。」我红着脸，想到在金陵见他就是穿着女装，今儿虽然裹着厚厚的大衣，可是身体已经真的变成了女人模样，心中羞涩，勉强应了一声。- |6 W  h# y; Z8 [\* T& e  
2 @" k5 M. y9 r& U" V9 h  
从小妈的表情上来看，显然对他的不请自来也毫不知情，我知道他们位高权重，知趣的说道：「小妈，江伯，你们聊，我出去走一走。」( R! r5 S5 }- H# G  
% Z6 K! Z2 O+ f. e  
小妈看看我，意思不愿意，可是没想到江斌国着不拿自己当外人，吆喝道：「小杜呢，小杜，你带林立到外面转转，我和你陈局聊点事情。」陈美霞虽不情愿，最后还是应了，示意小杜把我带走。  
! m# Z6 b; \_5 l$ e- G  
我裹着厚厚的大衣，和小杜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好在他和我年龄差距不大，不过几步路的功夫我俩就熟稔起来，一口一个杜哥林兄的叫着。这里是专门建来给老干部疗养的别墅型小区，这里的也都是些离休老干部，都是些老人了，我和杜德运在老人堆里显得那么鹤立鸡群。  
  
我俩走到一个凉亭，此时太阳渐高，温度高了起来，老干部围着棋盘，什么观棋不语真君子之类的声音不绝。我和小杜也没其他事情做，便也在这里坐了，听着那些老干部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 b0 r# l9 R  \_% }( n  
「小伙子，你是哪家的孙子啊？眼生的很嘛，是不是又有谁退下来了？奇怪了没听说么？」一个老头过来搭讪：「唉，现在这么有心的年轻人不多了，多是过来送了东西就走，哪有你这年轻人还愿意在这里久待的。」3 ]+ w' [. K# ]2 i$ A  
% V" y$ u+ d  d" u  
我本想回答，却被小杜拦住了，他乐呵呵的婉拒了那位老领导：「老领导，这个事情不方便说呢，嗨，您该知道的，保密条例。」  
3 U0 v5 J\* g. R4 X5 A& k7 t  
「哟，官儿挺高啊。小伙子，生的又俊俏，了不起，后生可畏。」老者对我生出了大拇哥。话到一半，老者却站了起来，对着我的背后大声呼喊：「哟，老林，今儿什么风把你刮过来了，来来来，今天必须要和我下上几局，你好久不来，我都闲出个鸟儿来了。」1 Q1 k" C! h8 `( g8 K, T6 Z1 s  
% F( \& u% K: C) m9 W  
小杜在我背后，看到来人，心中一惊，正要立正敬礼，却被老者的眼神拦住了，只能笔直的站好，规规矩矩的站在我身后警戒。他的这些小动作我当然没看到了，我的视线被老者牵了过去，也呆呆的看着缓步走过来的那人。  
4 E+ Z( y7 w  Y6 L8 Y\* c9 u1 C0 W  
「哈哈哈，老唐，必须的，不然我今儿来干啥来了。」来人爽朗的笑着，虎背熊腰，保养的很好，头发乌黑，五六十的年纪，看起来也不过四十多的模样。8 p0 U! R/ E' j4 d+ G. c\* M. u  
7 E0 z6 J( ^- Z\* m- [' P8 ~6 m  
老唐还没忘记我，即便我只是简单的和他寒暄过几句：「来来来，老林，你看这个小伙子，不容易啊，还愿意在这里陪我这把老骨头聊天。唉，对了，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哦，保密条例，不问，不问。」4 c, ]% g\* v# }% x5 K1 i( z  
( i" i" k% w: Z4 G" f# E! ^& t  
「唐老，我叫林立，树林的林，站立的立。」我认真的回他。4 s8 q( M% n' }$ j+ G  h  
$ t, b5 Y% \5 K5 T' i3 a\* y) o+ Y& k9 F- T  
「哟，老林，这娃和你本家，哈哈哈哈。」老唐笑呵呵的，说话特别絮叨，想来就是一个人在这里憋的慌了：「老林，小林，来来来，下棋，下棋。」  
% i4 ?8 w9 ?- h! I1 c  
「不急，他们还这局还没完呢，等他们下完再说，我们随便聊聊天。」老林也笑着，按着我的肩膀，坐在了我的身边。% j  d0 o0 T3 |2 G  
7 p% M+ S7 N& w( R3 M  
「小伙子，你来这里看谁的？又有谁退下来了啊？」老林乐呵呵的看着我，面带威严。  
  
「唉，老林，什么啊，人有保密条例，不该问的就别问了。」老唐嘴快，上来赶紧拦住了他。% y: Y8 D( ^& @, w7 U8 F" \_5 {# Z  
  
「不，不，不，我是自己在这里疗养。」我满脸尴尬，这已经是第二个人误会了，我赶紧解释。% \_1 }4 L, l0 I( L, Q  
% e! }& J2 H8 Z- s5 [  
「小伙子，老头子开始不喜欢你了哦，年轻人不许扯谎。恩，下不为例。」老唐面露不愉。/ D0 R8 \_0 X" `5 {+ o  
  
「哎呀，年轻人嘛，没关系的，你看看你，老唐，和一个年轻人较什么真。」好了，现在是老林开始帮我说话了。  
8 m, v6 s# g! O1 W( P! P+ {  
「哼，也是，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好面子，我愁啊，要是我家那小子能有这娃娃这么思路开阔，也不至于到现在混不出个什么名堂出来。」老唐愁眉不展的说着：「天天的，混出名堂来没空来瞧我就算了，结果现在我都退休了，他位子就一直没往上挪一挪，三十几岁人了，还一直是个小科员呢。唉，这是我还在呢，要是我不在了，那小子将来可怎么办。」; c0 s/ o) b5 f( {! I5 V  
( P: J5 h. @9 z# x8 z- J  
「嗨，你早说啊，我儿子不也在金陵的么，让承安他们两个多走动走动，这点小事还算是事嘛。」老林话是和老唐说的，眼神却是意味深长的瞄着我的。7 i) L( ?. j9 h/ `6 ]) |  
' J0 Y+ e  I& a# g0 b  
「你们慢慢聊，我该回去吃饭了。」看着老林的眼神，我的心底生出一丝惧意，扯个慌就拉着小杜要走。  
  
「哎呀，真不该，好容易有两个年轻人聊聊天，又被我们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给吓跑了。」看着我和小杜逃命似的离开，老唐追悔莫及。  
  
「老唐，你看这小子，有没有想起什么？」老林也看着我，语气落寞。2 y7 C- y/ b- a% I6 X  
. m: d: ]6 N6 p) T7 X' I  
「嘿，和你当年一样，话没两句就跑。」老唐的了允诺，心情大好，嘿嘿的笑着。  
  
「是啊，看到他，我就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老林越发落寞：「嗨，不说了，下棋。」/ ]9 V% ^5 N% K9 Z$ j  
  
我和小杜又在疗养小区里转悠了几圈，眼看阳光渐暖，估摸着也到了饭点，两人便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慢慢往房子走去。走到楼下，陈美霞独自一人在二楼的阳光房里坐着，很是惬意，看到我俩回来，开心的冲我们招起手来。8 s/ F8 e# p) y% W3 i6 Z8 L6 S  
4 F& [! R: B% a& m+ ?  
江伯看起来已经走了，也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事情，想来该是什么好消息吧，不然小妈心情不会如此之好。陈美霞转身下来开门，就在这时，侧边走过来一老一少两个撒克逊人，老的一身撒克逊传统贵族打扮，做工得体的老式西服，戴着礼貌，夹着单边镜，别着怀表，拄着文明棍。小的打扮则要现代的多，大冬天的，依旧穿着西服西裙，因为天气冷，在外面罩着一件灰褐色的大衣，细长的高跟在衣摆下面若隐若现。/ k: u& B% P+ g0 m# E7 l. j9 P  
  
小杜看那两人自顾自的就往我们面前走，小杜立即警觉，上前亮出证件，责备道：「注意，这里是私人场地，请你们立即离开。」怕他们听不懂，又用撒克逊语重复了一遍：「Attention, this is a private area. Please leave immediately。」3 o' }, C/ [. e  ~0 O4 G  
" K$ F0 r2 c! }  
「Wow，easy ,easy 。请问陈美霞陈局在这里吗？」老头倒是很有礼貌，简单抬起双手作投降状，身后的美女倒没有什么表态，依旧一脸冷酷的看着我们。  
% P2 F% K% Q7 i/ c5 h  
这时小妈开了门，老头看到她，两步挤了过去，略带谄媚的打着招呼：「哦，我亲爱的陈美霞局长，你真是美丽，请允许谦卑的老卢克（Luke）在此献上他最真挚的祝福。」说完接过陈美霞抬起的右手，弯腰就轻吻了上去。1 ^5 G% E- K- j4 h/ o+ ^+ ?+ C  
  
「你好，我是娜塔丽（Natalie），很高兴见到您。」女子有样学样，也上前深鞠一躬。  
  
（至此，L-A-N-C-E小队全部登场，luke,arthur,natalie,caroline,eric。虽然戏份不多，但是这个小队在整个剧情里面有很重要的地位。注意，是整个。）" L" B) w5 O3 S- \; s  
$ C% z: \; \: S8 F) J& {2 S  
没想到，他们两人竟然还能说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虽然音调有些奇怪，不过交流起来倒没有多大问题。  
8 \0 I/ K. Y. x  
「对，我是陈美霞，找我有什么事？」小妈礼节性的和他们打过了招呼，也没有多放在心上，反手先把我和小杜让了进来，随后把那两撒克逊人堵在门外问话。1 Y2 E- ]. I. ^+ o9 w! O  
  
也不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不一会小妈就把他们给请了进来，老卢克依然笑嘻嘻的，很有贵族做派，进来就夸东夸西，不过我明显知道他的目的不纯，因为他即便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可是目光总是有意无意的落到我的身上，这让我觉得特别不自在。7 m% P, f/ U- M7 X; }  
  
「陈局，你好，做个自我介绍吧，我是来自撒克逊莫恩岛李顿家族的卢克帕克，目前是乔治公爵的管家，这位是我的女儿娜塔丽。来，见过陈局。」老卢克说起话来带着奇怪的尾音，那是标准的撒克逊贵族的语调，做不得假。! P& G# m0 N4 d6 n3 B. P! m/ M  
  
在安排他们坐下，老卢克取出两份文件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始了。" o  X' T: o$ L/ y/ l# X6 d  
  
「陈局，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父女两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处理一些事情，您是知道的，我是代表乔治公爵来到这里，自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的。娜塔丽，把公爵让我们带过来的东西拿出来。」老卢克认真吩咐道，现在好了，老卢克的眼神明晃晃的望着我，丝毫不作掩饰了。  
% b\* y, O/ X6 |0 j3 P+ U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你怎么老是看着我。」我不满的嘟囔一声。  
  
「哦，我的错，请您不要介意。」老卢克真是个奇怪的人，看就看呗，被我点明之后竟然装的十分懊悔的样子，那么大的人，竟然从怀里掏出手帕在眼睛上擦着，看那架势，竟然是哭了。! u+ k6 e3 q# Y! n! m1 |  
: ~# J7 i6 H) r9 d\* r) U" `; y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么大的反差，偏过脸去，不想看他。  
( o  X  I  ^% p( K  
娜塔丽从包里取出两份文件，一份大些，上面盖着两个家族标记，一份小些，盖着一个家族徽记，如果我现在转头过来，定然会发现，那个家族徽记分明就是当时莫名其妙出现在我金陵公寓里面信件上的印记。  
# U\* `) z. Q+ \_3 N( l  
「陈局，这里一份是乔治公爵的私人信件，一份是乔治公爵和撒克逊女王共同签署的外交辞令，请您过目。」老卢克依然谦卑，亲自托着两份文件放到了陈美霞手上。  
( B0 }& Y7 R' h2 j5 Q) T. x1 \  
「陈局，小心有诈，这不符条例。」小杜小声提醒，确实，所谓的外交辞令，按照流程应该是通过外交部转达，怎么会这么随便的由一个贵族的管家这么随便的送来。  
  
「无妨，陈局，您可以先看乔治公爵的私人信件，因为两份信件的内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除了外交辞令这封里面多了女王陛下的亲笔签名。」老卢克说到女王陛下，带着无比虔诚的姿态，向西方微微顿首。  
, h! C5 ?! C6 R9 M9 W  
「是为了威廉的事情吗？那是一个误会，我们昨天已经在走放人的手续了，对了，小杜，程序走的怎么样了？」陈美霞一封也没开，看似随意的把文件放在了桌上。  
  
「报告陈局，程序昨晚就走完了，威廉先生是我亲自送到机场的。」小杜认真作答。  
  
「非也，非也。是为了其他的事，威廉他在沪埠犯了事，该抓就抓，该审就审，我们没有任何意见的。我还是希望陈局您能看一下乔治老爷的信件。」老卢克依旧很有涵养，依旧好整以暇的看着陈美霞，满脸期盼：「十分抱歉，老爷吩咐过，务必要让您亲自看到这封信。并且，老卢克非常希望能将您的答复给乔治老爷带回去。」7 O0 u" ~+ E5 |  
0 W( a0 R0 H) b6 O/ r  
「哟，气性不小的吗，怪我当初拿了牌子没放人，现在追到这里逼宫来了啊。哼。」陈美霞一脸不屑，眼睛一转就把事情猜了个大概，不过还是拿起了乔治公爵的文件拆开看了起来。4 S8 z$ w! ?& w. r9 n' |; v4 a0 p  
  
怎料陈美霞一张薄薄的纸，翻来覆去看了数遍，眉头更是皱了又皱，最后竟然连声音都颤抖了起来，最后带着三分疑惑，七分愤怒的把纸张放在了桌上，托着额头，颇为无奈的说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既然您已经看过了，那么请问我现在可以把丽安娜带走吗？老卢克和乔治老爷无时无刻不在期盼她的归来。」奇怪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老卢克无比真诚的看着我，眼中又有泪光泛溢。, q) C8 v9 Q' X: Y! K! v  
  
「不是，你老是看我干什么？」我再次被他的表现惊到，加上小妈的表现，我的太阳穴突突乱跳，感觉到极大的危险正在接近。2 U( d  b: o& D& H. P2 Q4 h7 k  
7 B' ?& W: v+ J2 @  Q# g  
「看来陈局还是没有下定决心，这样，我给您透个底，老爷一直也想在这边打开市场，只不过这次的事情让老爷感到非常的不安全，没想到局势危险到自己的儿子女儿都保不住。乔治老爷很失望啊。」老卢克的气势渐涨，语气也变得嚣张起来：「即便是这样，乔治公爵依然没有放弃，希望能和你合作，老爷是多么深明大义啊。」  
) e) U% m; o! b\* k  
「合作，这是合作的态度吗？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吗？」陈美霞带着怒气说道。" ?0 a4 l0 X7 c# \_  
/ H6 L4 S- `  `. W6 J  
「唉，乔治老爷想把自己的女儿带回家，有什么问题吗？陈局你可不能这么说，求个家族平安嘛。」老卢克不依不饶。\* M& A  c# C/ \_& A7 W. `  
  
「丽安娜已经死了，我们亲自办的，你在这里胡说些什么东西。」对于这种老赖皮也是无可奈何，陈美霞的气势越发委顿。. I  U% [: @, ^/ I0 C. t  
  
「陈局你的话越来越离谱了，丽安娜不就在这里吗， 你们和威廉一起带来的，乔治老爷想她想的紧，希望陈局您大人大量，早日让老爷一家团聚。」老卢克依然说着谦卑的话，可是语气却变得阴阳怪气起来。  
# L: I2 t' ]( L. A  
「都是场面人，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么陈局你给句痛快话，行还是不行。」一直沉默的娜塔丽此时开口了，说着就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 S/ \_/ R3 z2 H1 M  
1 u( j  ^) j\* w3 G0 ~( F  
「唉，没礼貌，你怎么对陈局说话呢，我们这次是来请求人家，不可以无理取闹。」老卢克笑着，漂亮话说的不错，却没有阻止娜塔丽的动作。1 \_\* O6 z: O6 j  
  
「混蛋，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小杜再也忍受不住他俩的阴阳怪气，站到陈美霞与他的中间：「你好，这里是私人领地，请你们立刻离开。」说完单手别向腰眼，根据那里鼓鼓囊囊的状态，让我无法不怀疑，那里绝对有枪。  
& }. ~% j& T5 k5 t# \_\* x  
「放下。」陈美霞把小杜往后面一拉：「这里没你的事。」$ ^  M& G& ~3 F$ j  
  
「哦？这么说陈局您这是同意了？」老卢克一脸狂喜。  
  
「我知道乔治公爵在担心什么，但是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指鹿为马的小手段。所以，请回吧。」陈美霞作送客状。  
  
「不，陈局，看来我还是没有表述清楚，这是我的错。这样，我在描述一遍，希望能让您改变心意。」老卢克依然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自顾自的说了起来：「据乔治老爷说，最近金陵出了些事情，抓了一些人，唉，总是抓人，就没个停歇的时候，关键还总是抓错人，这让乔治老爷感觉非常的不安全，合作的环境没有安全保障，如果我这么说的话，陈局，您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d+ }$ k6 X: t8 |) J  
  
「远的不说，你们请了威廉少爷和丽安娜小姐，就当是中间有了些误会，解释清楚了其实没有多大的问题，只不过金陵这件事情就有比较大的问题了，生意不是这般做的，所以，乔治老爷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全，非常迫切的希望能把自己的儿女带在自己的身边，这样至少可以有个保障。」老卢克继续说着。  
6 K% @3 R. B& v2 E& u7 D' ^7 V  
「所以，乔治老爷准备了两份文件，文件可以给您看，同时也可以给其他人看，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老卢克终于图穷匕见，拄着文明棍，来到窗前，看着远处的凤凰山悠悠的做着总结：「你看那山，向阳的那边郁郁葱葱，欣欣向荣，背阳的这边冰冷刺骨，不注意的话，会冻死人的吧。」  
  R+ k\* u/ G- K: r; O6 a4 H( q  
「。。。。」陈美霞沉默了许久，呆呆的看着桌上的文件，想拿又不敢拿，终于带着颤抖的语调对着我说：「立立，你觉得该怎么办，可以把丽安娜交给他们吗？立立，你来做决定，无论你怎么选，妈妈都会坚定的站在你这一边。」  
& {# W& C1 A  Y0 b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我瞬间就想通了，带着哭腔说道：「小妈，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上？什么丽安娜，她分明早就死了，请回去请过来的，都是托辞对吧，他来这里就是在威胁您，想把我带走，是吗？」  
  
「我们抓了他的儿子，他现在也想带走您的儿子，一报还一报，是吗？是吗？您告诉我，到底是不是这样。」我现在无比冷静，一遍求证，一边无比怨毒的看着窗前的老卢克。/ J& ?- a; n+ b/ z: L! M. j  
  
其实求证与否已经无关紧要，从他们的态度里我已猜到了一切。(